

萬貴女的故事



WINTER 1957



萬壽文的故事

袁 珂 等 著
牛 文 插 圖

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718.5
359



書號：3090

萬貴文的故事

(文學藝術)

作 者： 袁 珂 等 著
插 畫 者： 牛 文
出 版 者： 重 慶 人 民 出 版 社
(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號)
印 刷 者： 重 慶 市 印 製 公 司
(重慶東子嵐垭17號)
發 行 者： 新 華 書 店 重 慶 發 行 所
字 數 23 千 開 本 787×1092 1/32 印 張 1 1/4
(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一號)

1—15,000

195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價：一角六分

目 錄

萬貴文的故事.....	1
苦連樹上的紅旗.....	13
趙信的春假.....	23
泥人.....	36

萬貴文的故事

袁 珂

萬貴文和他哥哥萬貴德，同到農業生產合作社辦公室來開會。

哥哥是社務委員，正在辦公室裏開社務委員會。萬貴文不久以前高小才畢業，在第二生產隊擔任“小會計”，現在來開財務會計會議。時間還未到，人也還沒來，因此他便在辦公室外面的窗腳下等着。

這是個星期天的下午，院子裏，小孩子們可真多呀，可真是熱鬧呀！這邊在捉迷藏，那邊在打彈子；女孩子們在跳繩，細毛辮上的紅蝴蝶、花蝴蝶飛舞着；特別調皮的一批大男孩子，卻在那裏擡霸王、甩筋斗。惹得一羣鴨子也莫名其妙的高興起來，撲着翅膀在院子裏跑來跑去，呷呷的大叫着。

萬貴文看着院子裏鬧嚷的孩子們，搖搖頭感歎的想：

“鬧得太不像話了，人家裏面正開會呢——這些鴨子也真是……”

當他看見幾個小男孩在房簷下彈彈弓，打麻雀，打得瓦谷

子棱棱直響，麻雀卻都飛走了的時候，他又忍不住抱歉的想：

“真笨！那個樣子彈法……”

小男孩們繼續又彈了幾遭，都沒有打中。後來他實在看不過意了，手指頭也癢得怪難受的了，他就筆直走了過去，從一個小男孩手上抓過一張彈弓來，生氣的說：

“彈的個啥嘞？——看我來！”

說着，就帶着那羣孩子，走到院子角落一株樹下，向樹梢斜颺了一颺，搭上彈，拉滿弓，“啞”的一聲射去，不到兩秒鐘，就從樹上掉下一隻麻雀來，還在地上連飛帶跳呢。

“要這麼彈，不要這麼彈……不要打房子上的瓦……”他告訴他們說。

正在這時，突然辦公室窗脚下起了大聲的吵嚷。原來擡霸王的孩子們，突然把霸王當作死狗丟在階沿上，翻身就跑，霸王氣憤憤的爬起來追這羣人，大家一齊怪聲的叫喊着。

“喂，你們這些小朋友，到外面去玩呀，鬧得連話都聽不清楚了！”社長宋大興，那個五十多歲的黑鬍子小老頭兒，推開辦公室的窗子，揮着手向大家說。

萬貴文聽了，趕緊把彈弓還給小男孩們，也幫着社長打招呼說：

“對，出去玩呀，小朋友，辦公室在開會——外面寬敞得很呀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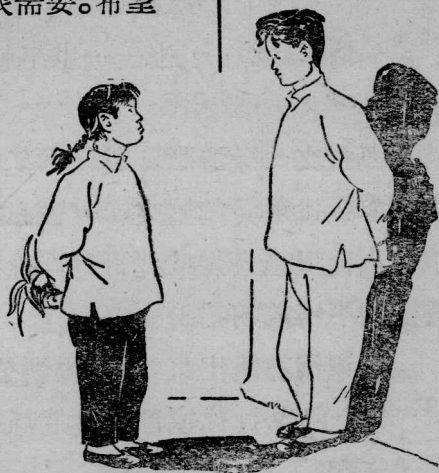
一個瘦筋筋的女孩子，手裏拿了個雞毛毬，走到他面前來，不服氣的聳了聳鼻頭說：

“未必你就是大朋友？”

他沒工夫理睬她，索性站到階沿上去勸告大家。孩子們對於他的勸告並不怎麼重視，還是繼續在院子裏調皮搗蛋，直到聽見辦公室裏脚步響和開門的聲音，知道事情不妙，才終於鬧鬧嚷嚷，一窩蜂似的跑出去了。全個院子頓然清靜下來，只聽得牆根下陳大爺掃落葉的沙沙聲和社長宋大興的講話聲：

“秋耕生產馬上要開始了，”社長這麼說，“種子投資〔註〕，是頭一樁要緊的事，小麥、葫荳……我們都很需要。希望我們的社務委員起帶頭作用，首先把自己家裏的種子拿出來。多的多投，少的少投。我本人家裏還有二斗葫荳，一斗二升小麥，願意通通拿出來投資！”

在窗下聽開會的萬貴文心裏想：“的確，社長的話很對呀，大家都應該像社長那麼樣，趕緊把種子



“未必你就是大朋友？”

投資出來，免得耽擱了生產。我家還有很多葫荳種——一籬簍在爹床底下，一口袋在嫂嫂櫃子裏——看哥哥怎麼說。”

想着，萬貴文悄悄從窗孔中張望了一下，恰巧就看見他哥哥坐在會議桌前，臉上掛着副愁容，搭拉着眼皮，一句話也不說。只把小半張舊報紙在那裏摺來摺去，一會兒摺成隻船，一會兒又成了件衣裳：手藝似乎怪不錯的——可是萬貴文就不了解哥哥爲什麼會做出這副愁相？

社務委員們各人說各人的情況：有的說能拿出斗把，有的說只能拿出幾升，也有的說今上年春耕生產的那時節，已經通通吃完，一顆都不剩了。

輪到哥哥，他膩膩遲遲了半天，才擡起眼皮來說：

“我們家裏……也……也早就吃完了，實在投資不出來啊！……”

萬貴文一聽這話，就像誰猛的給了他一耳光一樣，兩邊臉頰都烘烘地發起燒來，一顆心在胸膛裏也卜通卜通的跳個不住。他很想大聲喊：“哥哥，你撒謊，虧你還是個社務委員，這樣的不害羞啊？”

話還沒有說出口，卻聽得辦公室裏早已鬧得亂騰騰的——

“算了吧，連你家都說是把種子吃完了，還有哪家找得出種子來啊？”

“光問你：今年小春收了多少葫荳？後來又收了多少包穀？

——全都吃完哪？”

“這些話，鬼才肯相信啊！”

“.....”

哥哥低着頭不做聲，辦公室裏的吵嚷愈來愈厲害了，像鍋子裏沸騰了的水一樣。後來終於聽見提高了嗓門的社長的聲音把大家的聲音壓下去說：

“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。萬貴德回去和你爹仔細再商量一下。今天晚上我們還要在各個生產隊開會，把道理跟社員們講清楚。明天我們就要開始來收集種子。散會吧。”



“可恥！”

人們紛紛從辦公室裏走出來。萬貴文背靠着板壁，看見他哥哥一臉苦惱的神色，愁眉不展的跟隨在人們身後，腦海裏忽然閃出兩個大字：“可恥！”憤憤的把臉別在一邊。他哥哥縐着眉頭在想心事，似乎也沒有注意到他，竟至一個人先回去了。

“一定要把哥哥的謊話揭穿！.....”萬貴文心裏想。

看一看辦公室裏，社長還沒有走，還在和那個戴眼鏡的、臉孔圓圓胖胖的年輕的工作同志張國綱講話。社長苦着臉說：

“種子投資恐怕還是有些成問題啊！”

“是有些成問題。”胖工作同志點頭同意說。

“不成問題，社長。”萬貴文在窗子外面，忍不住接口說。接着他便跑進辦公室，繼續說：“比如我家裏，就還有很多葫荳種：嫂嫂櫃子裏有一口袋，爹爹床底下還有一大籬筐——哥哥剛才說的話完全是撒謊！”

社長的小黑鬍子綻開了笑容，眼睛也閃着亮光：

“啊，是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！怎麼不真？”

“真雖是真，可他們就是不拿出來，又有啥辦法呢？”社長說，歎了口氣。

萬貴文想了一想，說：

“有辦法！”

社長和胖工作同志聽了都忙問：

“有啥辦法呢？”

“我可不說，”萬貴文雲着他那對機靈的眼睛，神祕的笑着說，“——天機洩漏不得！”

“你這小傢伙，有啥辦法啲？”社長宋大興帶着嘲笑的口吻這麼說。

“你別管，”萬貴文一臉正經的說，“明天你來收集種子，包你有辦法就是。”

“好，好，”胖工作同志微笑說，“明天看你究竟有啥辦法；——你們的人已經來了，那邊屋子開會去吧。”

當萬貴文走出辦公室的時候，胖工作同志掉頭向宋大興說：

“這孩子真有趣！——我看我們還是得多做些思想教育的工作才是正分。”

宋大興回答說：

“我也是這麼想。今晚上我打算親自到萬家院子那邊走一走。”

“對。”胖工作同志說。

萬貴文開完財務會計會議，回到家裏，還是和平日一樣，一點也不動聲色。

第二天，社長親自帶了一小隊人，挑着籬筐，揣着口袋，挨家挨戶來收集種子。到了萬貴文的家，萬貴文哥哥到田裏幹活去了，他爹啣着一桿長葉子菸桿，噴吐着煙霧，愁愁悶悶的瞥起副臉，在堂屋裏接待着這批客人。

“社長你是曉得的，”他呻吟般的訴苦說，“昨晚上我也跟你談過了，我家哪裏還有啥葫荳種欸！雖說是收了兩三石葫



豈，一家六七口人，都張着嘴巴在喫呀……哪裏還有啊！……”

正說着，萬貴文像個小金骨鑽樣的，突的從屋子裏跳出來，笑着說：

“爹，還有點。”

社長看着萬貴文，記起昨天的談話，腦筋驟然一亮；爹卻一下子緊張起來了，手裏捏的烟桿都在發抖！瞪着眼睛說：

“哪……哪還有啊？你……你……打胡亂說！”

萬貴文也不答話，跳進屋子去，很快的兩隻手提着

一個重甸甸的麻布口袋走出來，含着笑說：

“爹你看，這不是？”

爹一看，眼睛都綠了；就是大家也都覺得驚異。爹氣得嚥着唾沫，抖抖索索的說：

“好……你……你好！你這是從哪裏翻尋出來的呢？”

“喲，爹，”萬貴文笑着說“你就忘記哪，這是藏在嫂嫂櫃

子裏的啦！”

衆人理會了這當中的奧妙，都打圓成的說：“想必是你爹年老記性壞，果真忘記了，不怪他，不怪他！”

爹只好是啞子吃黃連，勉強裝出副笑臉說：

“我這個人就是個腦筋有點不管事。……既然拿出來，那就都投資了吧。……就只這斗把了，餘外就實實在在沒有了！”

“還有點，爹。”萬貴文又在旁邊笑瞇瞇的提醒他說。

爹一聽這話，掉轉頭來，氣得乾僵僵的，兩隻眼睛直瞪着他兒子，捏着葉子煙桿的那隻手，掌心都捏出汗水來了。

“還有，在哪裏？你說……說……你跟老子……”

萬貴文娘提着個餵豬的泔瓢，拐着一對小脚，驚惶失措的風快的跑出來，說：

“哪裏還有啊？貴文娃，千萬別吊起嘴巴亂說噯！”

“我不亂說，”萬貴文說，“實實在在的，爹，在你的床底下，還有這麼一大籬筐！”

社長宋大興笑着說：“想必是你爹又忘記了吧？”衆人一聽這話，都“荷荷”的大笑起來。有人問：“小兄弟，你怕搬不動吧？”萬貴文說：“是搬不動。”那人說：“好，我們去幫他爹搬出來看看。”

這時就進去了兩個人，一會，他們便從屋子裏抬出滿滿一大籬筐葫荳來。萬貴文爹看了，臉紅得跟紅緞子似的。

“是我的葫蘆！”他氣沖沖的把包頭帕從頭上揭下來，蹬着腳說，“我不投資……不投資看又把我咋樣？……”

“萬大爺，”社長的小黑鬍子微笑着，拍着他的肩膀，安慰他說，“你坐下來，息息氣，聽我說。那種子，放在家裏生蟲不好，喫了也不好。做買賣呢，那是走資本主義道路，走不通。爲了搞好我們合作社的生產，要讓它鑽到土裏去，發芽、開花、結果，替我們生長出許許多多的糧食來。你是做莊稼的老手了，還有個不明白這道理的？——你放心，明年收了小春，保證還你的種子，一顆也少不了！”

爹被說得思想也有點活動了，但還半真半假的躺在竹椅上，無可奈何的歎着氣說：

“好好，你們拿去，拿去！……秤一秤，別少了我的斤頭！”

收集種子的隊伍走了以後，爹拿了塊舊布，蘸了瓦灰，勾着頭，坐在竹椅上，慢慢的擦他那蘇白銅煙斗子。娘沉着臉在灶頭上刷鍋，不說一句話。嫂嫂從門裏探頭出來張望了一下，像老鼠樣的，趕快又縮回去了。

萬貴文心想：家裏的景況似乎有些不妙，得出去躲躲風險才行。

想着便悄悄把個算盤和一本賬簿子挾在腋下，抽空子打從灶房溜出院子的後門，到一條小河旁邊，揀一處有樹蔭遮太陽的草地上坐定，把賬簿子在膝頭上攤開，仔細結算着這個月

的工分賬，一剎時便沉入了工作的熱情中，把什麼都忘記了。

“你幹的好事呀！爹在削竹片子，要打你哩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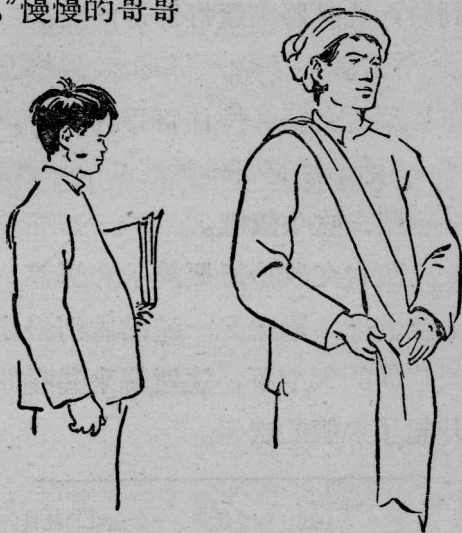
他略微喫驚的抬頭一看，原來是他哥哥笑着站在他的面前，擔了挑空糞桶，光景像是到合作社菜園裏上了糞回家去的。

“打我我也不怕！”萬貴文噘着嘴，氣虎虎的說。又向他哥哥白了一眼，說：“哥哥，虧你是個社務委員，我倒替你害羞啊！”

哥哥放下空糞桶，蹲下來，慚愧的笑着說：“你看你就生氣了，我是和你開玩笑的。”慢慢的哥哥

臉色轉變得嚴肅和痛苦了：“你做得很對，兄弟，不愧是個少先隊員！我原也想照實說的，可是爹預先……我胆小，怕和家裏鬧翻，就撒了謊，後來心裏實在難過得很……”

“算了吧，哥哥，我相信你以後會勇敢起來的——爹真的在削竹



“我相信你以後會勇敢起來。”

片子?”

“哈哈!”哥哥突然笑了起來，“——傻兄弟，我剛才不是跟你說過，我是和你開玩笑的：我連家都還沒回呢。”

“你以為我害怕嗎?——我才不怕呢!”萬貴文替自己辯解說，卻感覺着臉有些發燒了。

“兄弟，你放心，”哥哥熱情的拍着他的肩頭說。“我才不讓我爹打我這樣一個好兄弟呢。你不知道，你今天讓爹把種子拿了出來，對社員們起了多大的教育作用啊!我在河那邊，聽說他們收集種子很順利，快要超過預定的數字了，社長很高興，說是將來還打算當面表揚你呢。”

“這算不了啥，哥哥，我以後還要……更加努力……幹工作!”萬貴文緊緊挽住哥哥的胳膊，激動的說。

“兄弟，”哥哥也誠懇的說，“我以後也一定要向你看齊——回去吃午飯吧。”

萬貴文收拾好賬簿子和算盤，仍舊挾在腋窩下，哥哥挑上空糞桶，兩弟兄一道沿着河邊小路快樂的走回家去。在秋天晴朗的天空下，遠遠傳來喔喔的雞啼，家家戶戶屋頂上都升起了午飯的炊煙。

〔註〕種子投資——新建社的社員們，或擴社以後新加入農業社的社員們，按照每家的具體情況，把生產需要的種子投資出來，收穫以後，再收回所投資的種子。